

春秋左傳正義

七



#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豫子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著

## 勅撰

僖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其母成風所生也惠王十八年即位謚法

小心畏忌曰僖是歲歲在鶉首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

北救邢

齊帥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

聶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聶北邢地

疏

注齊帥至邢地

正義曰

公羊穀梁皆以爲齊師宋師曹師皆是侯伯之身公羊稱不與諸侯專封故變稱師耳此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一

江漢

時方始救邢邢本不滅何以言其封也左氏無此義將卑師衆稱師此三國皆師多而大夫將故名氏不見並無師公羊以爲此言次于聶北救邢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爲之作說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取以爲說杜以傳無此事故不用其言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此時狄人尚彊未可即擊案兵觀聶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故次在事前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辭夷儀邢地

疏

邢注

遷至邢地

正義曰傳稱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則是諸侯遷邢也而文作邢自遷者以邢遷如歸故以自遷

爲文公羊傳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言邢遷于夷儀許遷于白羽者皆是其國之意自欲遷之宋人

遷宿齊人遷陽者他人強遷其國之意不欲遷也

齊師宋師曹伯城邢

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

**跡**

注傳例至師故

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

**跡**

正義曰春秋之例

先會而後盟者會則具序諸國盟則總稱諸侯公羊謂之前目而後凡此上文已列三國之師救邢與城邢猶是一事相連耳而再列三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案此十五年歷序諸侯盟于牡丘下書諸侯之大夫救徐襄二十七年歷序諸國大夫會于宋下云諸侯大夫盟于宋此不言諸侯之師城邢者此與會盟小異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爲其事有闕故總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爲其事有闕總書爲貶故雖則煩文而再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

人以歸

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

**跡**

注傳在至外薨

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

**跡**

正義曰傳在閔

二年者彼因孫于邾遂終言之實齊人殺之諱故不言殺也夫人之薨例不書地書地者明其在外而薨若言夫人

自行至夷遇疾而薨

齊人乃以其喪歸耳

**楚人伐鄭**

荊始改號曰楚

**跡**

注荊始改號曰

于檼

檼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檼城

**公**

**跡**

注檼宋至

義曰經書會于檼傳言盟于犧即檼也而經不書盟釋例曰盟于鄆盟于犧盟于戚公旣在會而不書其盟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邾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偃**

**鄆獲莒孥**

鄆魯地孥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

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注酈魯至三年

正義曰傳言

獲例在昭二十三年



莒子之弟而經不書弟者諸侯

之臣爲卿乃見經見經則備書名氏若言莒子之弟摯則是爲卿之備文此不書弟見其非卿也傳曰非卿也嘉獲之也以非卿不應書經嘉季友之功能獲莒之大將故特書所獲以美季子公羊亦云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釋例曰莒摯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之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卿也

十有二月

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

侯旣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



注僖公至闕文正義曰齊人治哀

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絕於魯非復魯之夫人其死不合書之於策以僖公請而葬之外欲固齊以居厚内存母子不絕之義故具書於經薨葬備禮諱之若言無罪而自死然旣諱其殺不宜有貶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

曷爲貶與弑公也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然則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爲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若其必有所貶自可替其尊號去一姜字復何所明於薨於葬未嘗有貶何故喪至獨去一姜公羊傳又曰曷爲不於弑焉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案禮之成否在於薨葬何以喪至獨得爲重喪至已加貶責於葬不應備文何故葬我小君復得成禮正以薨葬備禮知其無所貶責故杜以經無姜字直是闕文公羊穀梁見其文闕妄爲之說耳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

關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掩惡

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準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

疏

元年至禮也

正義曰去年八月閔公死僖公出奔

邾九月慶父出奔莒公即歸魯言公出故者公出而

復歸即位之禮有闕爲徃年公出奔之故非言應即位之時公在外也齊小白陽生之徒皆出而復入經書其入僖公類之亦應書入徃年公出復入不書諱之國內有亂致令公出不書公出復入諱國亂也國亂國之惡事諱國惡是禮也時史諱而不書仲尼因而不改嫌諱非禮故以禮居之

注掩惡至可也

正義曰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是掩惡揚善之義義存君與親也君親之惡務欲掩之是故聖賢作

法通有諱例諱雖有例而事無定體或諱大不諱小或諱小不諱大皆當時臣子率己之意而爲之隱故無深淺常準隱十年公羊傳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必如彼言是有常準歷檢春秋都無定例納鼎惡於易田諱田而不諱鼎公入小於公出諱入而不諱孫是其無常準也既無常準隨諱深淺舊史有所辟諱聖賢因

人奉私正義卷第十一

四

陳述

而從之以通人事之理故容有掩惡之法釋例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爲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爲之定制言若正爲後法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爲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爲世

諸侯救邢

實大夫而曰諸侯摠衆國之辭

疏

注實大至之正義曰

於例將卑師衆稱師三國並稱爲師皆是大夫將也實大夫也而曰諸侯摠衆國之辭也相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曰王以諸侯伐鄭彼亦大夫將摠衆國而摠諸侯也先儒以爲此役諸侯身行故言此以異之

邢人

潰出奔師

奔葬北之師也邢

師遂逐狄人具

刑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皆撰具還之無所私取

疏

注皆

撰至私取

正義曰邢人潰而奔師棄其家之器物師逐狄人爲之斂聚皆撰具以還邢人師人無所私取善齊相

委任得人用

兵嚴整也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

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侯伯州長也分穀帛

蹠

注侯伯至穀帛 正義曰此因齊侯發例齊侯之爲侯伯當是王之二伯此言州長必是九州之長但州牧於其竟內亦當教患討罪以州牧亦掌此事故言州長以包之有災害者分之財物知分者分穀帛也

秋楚人

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犮謀救鄭也

犮即壘也地有

名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虛丘邾地邾人旣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

之

既

注虛丘至敗之

正義曰犮之盟也邾人在焉公

既

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直云虛丘之戍不

知虛丘誰地何故戍之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邾之於魯本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爲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內邑無故而敗其師亡信背義莫斯之甚非僖公作頌之主所當行也杜以爲不然故別爲此說此說亦無所據要其理當然也案十二月夫人之喪始至此九月敗邾師而云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者夫人以七月薨公即求齊齊旣許之邾聞許而將歸魯得許而敗邾師耳

冬

吉人來求賂

求還慶父之賂

公子友敗諸驪獲吉子

之弟掣非卿也嘉獲之也

吉旣不能爲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

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汶陽

田 汶水北地 汶水出

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疏

注汶陽至入濟

正義曰水北

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

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

從人者也

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  
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

疏

注楚丘至未遷

正義曰丘決城邢也彼旣遷訖乃爲城之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邢禡已遷也此則先城楚丘將以

封衛言城楚丘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無傳反哭成喪故稱

小君例在定十五年

疏

下陽號已滅

虞師晉師滅下陽

在河東大

人春秋正義十一

六

高松年

陽縣晉於此始赴見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

人盟于貫

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

疏

江人黃人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言其實是君也以其遠國降而稱人賈云江黃稱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黃人爲國君親來杜以諸侯之賤不至稱人則此稱人者皆是其國之大夫耳齊桓威德稍盛遠國來服齊桓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

冬十月不雨

傳在楚人侵鄭

三年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君死國滅故傳言封

疏注君死至言封 正義曰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爲封以記之故

建國謂之封國衛是舊國今云封者以其君死國滅更封建之故云封也

不書所會後

也

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爲文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

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荀息荀叔也屈

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

**疏**

義曰聘禮云若假道於虞

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

**疏**

義曰聘禮云若

過他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是禮過他國必假道也聘尚假道況乎伐國故

請以璧馬假借也毅梁傳曰借道于虞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

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

宮之奇虞

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彊諫

懦弱必輕也其言

親而

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狎之

**疏**

自顛軒伐鄖三門

前是冀伐虞至鄖鄖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軒坂

**疏**

注前是至軒坂正義曰嚴虔以爲冀爲不道伐鄖三門

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

稱前恩以誘之案傳荀息以寶假道公尚慮虞不許則晉之於虞舊非與國若其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乎

不許而請進國之美寶尚畏宮之奇諫平故杜以爲冀自伐虞虞自報冀以虞能報冀晉不能報號言己弱以示其

恥言虞彊以說其心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此雖無文理必然也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

言虞

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

今虢爲不道

# 保於逆旅

逆旅客舍也 虢稍遣人分  
依客舍以聚衆 拷晉邊邑



注逆旅至  
邊邑 正

義曰晉語云陽處父過寧舍於逆旅寧嬴氏知逆旅是客  
舍也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保者固守之語知  
其分依客舍伺候抄晉邊邑既又入而保之觀其此語則  
虢晉接鄰但向其都邑須過虞竟當以從彼詣虢路逕山  
險易來難 往故也

# 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

罪于虢

問虢伐已以何罪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喜於厚賂而求媚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

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晉猶主兵不信虞

疏注晉猶至信虞 正義曰如傳之言直云會虞伐虢未知誰爲兵主但下云先書虞賄故也若虞爲兵主

自當在先不須云先書虞也明晉實爲主而仲尼先書虞故知晉猶主兵不信虞也

先書虞賄

故也 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江黃寺人內奄

齊故爲合諸侯 楚與國也始來服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寺人內奄

官腎貂也多魚地名闢齊柄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

外則幸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

寵漏洩柄公軍事爲齊亂張本

疏

注寺人至張本

正義曰周禮內宰

之正內五人內腎倍寺人之數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

之戒令內腎掌內外之通今皆掌婦人之事是自內小臣

以下皆用奄人爲官也鄭玄云腎未冠者之官名然則此人名貂幼童爲內腎之官以爲齊侯所寵後雖年長遂呼

爲腎貂焉此時爲寺人之官故稱寺人貂也言漏師者漏

泄師之密謀也漏師已是大罪此云始者言其終又甚焉

故言始以爲齊亂張本

虢公敗戎于桑田

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

晉十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

鑒所以自照

而益其疾也

驕則稔熟也爲生疾

下五年晉

滅虢張本

冬楚人伐鄭鬪章囚鄭聃伯

經書

侵傳言伐本以伐興權行侵掠爲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一時不雨則書

首月傳例曰不疏

注一時至爲災

正義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者解去冬今春也

雨則書

曰旱不爲災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九

張坚

者皆竟時不雨次月不雨不復書也故夏四月不雨五月不雨不復書六月得雨乃書之此由不雨日久方始追書其事每時一書所以詳其文也不於去年冬十月及今年正月不雨注必於夏四月不雨注者以下有六月雨旣備書則五月不雨亦應備書今唯云夏四月不雨故杜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以解五月不書不雨之意又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二者皆揔書不雨又不書得雨之月與此年書不雨文異者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閏雨也閏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二年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言僖有憂民之志故每時一書文無憂民之志是以歷時揔書賈逵取以爲說杜既不注或亦史異辭也

徐人取舒

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

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

疏

注徐國至三年

正義曰諸侯相滅亡者多是

土壤鄰接思啟封疆今檢杜注徐在下邳舒在廬江相去甚遙而越竟滅國無傳無注不知所以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然則滅之與取俱是絕其國家有其土地難則稱滅易則爲取釋例曰用大師起大衆重力以陷敵因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滅爲文也取者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賴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其易也是勝國而不用大師亦爲取也

六月雨

示早不竟夏

秋齊

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臨北

疏

注涖臨也正義曰公羊傳曰涖盟

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盟者殺牲歃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從我去者出我之意故言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故直舉其來

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周六月夏四月於秋播種五稼無損

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二年楚侵鄭故

齊侯爲陽穀

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時不會陽穀故齊

侯自陽穀遣人諾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

楚人伐鄭鄭伯欲

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

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

弃德

不祥

祥善也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

蔡姬死也蓋蕩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

齊侯夫人蕩搖也囿死也蓋蕩池在苑中

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

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爲明年齊  
侵蔡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民逃其上曰潰  
例在文三年

遂伐楚次于陘

遂兩事之辭楚彊齊欲綏之以德  
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頴川召

陵縣南  
有陘亭

**跡**

注遂兩事之辭  
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謂本

無向紀之心至魯始生意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此云兩事之辭謂既有上事復爲下事不以本謀有心無心爲異也此齊侯先有伐楚之心因行而侵蔡耳三十年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相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如此之類本謀爲二事也六年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郢遂及齊

聖小五十二  
春秋正義十一

**迹**

士

君子

是

侯宋公盟如此之類本無謀而因事便行也但是兩事皆稱爲遂故曰兩事之辭不別本謀與否

**夏許**

男新臣卒

未同盟而  
赴以名

**跡**

許男新臣卒  
十三年曹伯盧卒于師

正義曰成

不言于師者穀梁傳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注云齊桓感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賈逵云不言於師善會主加禮若卒於國左氏無此義釋例曰若卒于朝會或書師或書地者史之成文非義所存然則或言于師或不言于師亦是史有詳昭無義例也注稱赴以名者公雖在軍死須相赴史得赴乃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  
楚大  
書耳

夫也楚子遺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爲文齊相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

頴川  
縣也

**跡**

注屈完至縣也

正義曰公羊傳曰屈完者何  
曷爲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

以當桓公也其意言屈宇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  
字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  
虔取以爲說案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  
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爲君使輕人之主以爲  
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次覬覬教彊臣以專恣約之以禮  
豈當然乎故杜別爲此解楚子本使屈宇如師以觀齊師  
之彊弱彊則欲服弱則欲拒屈宇觀齊之盛因則求盟盟  
非楚子之意故不稱使以屈宇自來盟爲文穀梁傳曰其  
不言使權在屈宇也是其權盟之宜自求與齊盟也宇之  
本意欲即盟於軍齊相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  
師書屈宇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成二年齊侯使  
國佐如師不言來而此言來者彼旣云如師不須稱來此  
不言如師故云來耳此旣云來盟不復須言及屈宇盟彼  
無來盟之文故別言及國佐盟意異於此故文不同服虔  
云言來者外楚也讓楚無罪言來以外之來者目外之文  
非別罪之所在君以言來即爲罪楚則仲孫高子之來也

大十

春秋正義十一

十二

復外齊而罪之平且惡楚者當惡其辟在蠻夷負  
固不服不服之日容可外之服而又外欲何爲也 齊人  
執陳轅濤塗 輳濤塗

陳大夫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爲文者時  
齊不行使魯爲主與謀例在宣七年

疏

注受齊至七  
年正義曰

直言及江黃者將思師少故不言主師言微者及之宣七年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而春秋征伐受命於盟主者實是與謀皆不言及釋例曰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皆從不與謀之例然則此伐陳者受齊之命討陳之罪亦是上行乎下而經書及者於時齊師不行使魯爲主魯與江黃謀之然後共伐故以與謀爲文

八月公至自伐楚

無傳告

于廟葬許穆

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

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

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

所近牛馬風逸蓋末

**疏**

注楚界至取喻正義曰襄十

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疏**

三年傳稱楚子囊述共王之德

撫有變夷奄征南海唯言征南海耳其竟未必至南海也因齊實處北海遂稱所近言其相去遠也服虔云風放也牡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此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牡牡相誘蓋是末界之微事故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

王下

春秋正義士

曰廿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

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

曰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

**疏**

召康公正義曰謚法安樂撫民曰康注五等至夸楚正義曰

大公爲王宮之伯得以王命征討天下隨罪所在各致其罰故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大公有此王命言已上世先公得征討有罪所以夸楚也鄭玄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亨侯爲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且征者征其所統之國非征侯伯之身何當校計人數以充五九之言即如其言使伯佐牧二伯共佐治而已非是分州之半復安得征九伯也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賜我先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

至于無棣

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相又因以自言其盛



東至于海

西至于河 正義曰釋例曰海自遼西北平漁陽章武渤海樂陵樂安北海東萊城陽東海廣陵吳郡會稽十四郡之東界以東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從西平東北經金城故北地朔方五原至故雲中南經平陽河東之西界東經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案驗其地自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即是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也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故迹不可復知其大陸則趙地之廣澤也大陸以北播爲九河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

比其九河者徒駭一大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索七鉤盤八鬲津九徒駭最西以次而東故鄭注禹貢河間弓高縣往往有其處中候云齊相霸邊八流以自廣計相公之時齊之西竟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蓋是齊之西界其東至于海當盡樂安北界之東界也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包裹東也茅菁茅也東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書包圃

菁茅不茅之爲異未審



注包裹至未審

正義曰禹貢荊州包圃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圃匣也

菁以爲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沛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蕕茅鄭興云蕕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相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

以縮酒杜用彼鄭興之說也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爲一特令荊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

無傳說故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沈氏云大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目之魚

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

是問

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

疏

注昭王至

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

疏

注昭王至

問之正義曰昭王成王之孫周本紀文也呂氏春秋季夏紀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墮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注引此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爲沒於漢立餘靡焉得振王北濟也振王爲虛誠如高誘之注又稱梁敗復非船壞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

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

濱

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

疏

注昭王至受罪正義曰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

國居丹陽宋仲子云丹陽南郡枝江縣也枝江去漢其路甚遙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也師進次

于陘

楚不服罪故復進師

夏楚子使屈寧如師

如陘之載盟故師觀彊

弱師退次于召陵

字請

齊侯陳諸侯之師

與屈寧乘而觀之

乘共載

齊侯曰豈不穀是

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言諸侯之附從

非爲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

交必稱先君以相接此時諸侯有魯宋陳衛鄭許曹桓公以前皆嘗與齊交接故齊侯稱繼先君之好謙以自廣也

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也曲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寡人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其在四夷雖大曰子於内自稱不穀禮記雖爲定例事在臨時所稱此齊侯自稱不穀襄王出奔亦稱不穀皆出自當時之意耳爾雅訓穀爲善穀是養人之物言我不似穀之養人是謙也

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

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雖衆無所用之屈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

國語卷三十三

十六

方丈

宋及諸侯盟陳轔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

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

若出

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

東夷

邾莒徐夷也觀兵示威

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

許出東方

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

糧犀屨其可也

犀草



資糧犀屨

正義曰少

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鄭玄云資猶用也然則諸所費用之物皆爲資也糧謂米粟行道之食也犀屨

俱是在足之物善惡異名耳楊雄方言云犀麤麤履也然作之曰履麻作之曰犀不借粗者謂之屨喪服傳曰疏屨者蘆蒯之菲也是犀用草爲之也注云草屨者履屨通言耳相形以曉人也定本爲草屨

齊侯說

與之虎牢

還以鄭邑賜之

執轅濤塗秋伐陳討

不忠也

以壽塗爲誤軍道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

禮也

男而以侯禮加一等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

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

死王事加二等

謂以死勤

侯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

死王事加二等

謂以死勤

王事於是又有以袞斂

袞衣一服也謂加二等

諸侯薨至二等

沈氏云朝會亦王事而別言死王事者

謂因王事或戰陳而死故別其文也

十七

方茂

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陳服

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

之不吉筮之吉

卜之不吉筮之吉

正義曰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玄云卜不

吉則又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如彼記文卜之不吉不合更筮但獻公旣愛驪姬欲必尊其位故卜旣不吉更令筮之冀乎筮而得吉所以遂己心也詩云我龜旣厭不我告猶鄭玄云卜筮數而瀆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由是貫瀆龜筮不復告之以實故終實不吉而筮稱其告是筮非不知而不以實告也周禮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而傳稱相公卜季友晉獻公卜驪姬晉文公卜納王趙鞅卜救鄭皆先卜而後筮者周禮言其正法耳春秋之世

臨時請問者或卜或筮出自當時之心不必皆先筮後卜  
崔靈恩以爲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凶則止不卜者筮  
必以三代之法若三法皆凶則止不卜若兩法是凶一法  
爲吉名爲筮逆猶是疑限故更卜以決之則洪範筮逆龜  
從是也故大卜掌三兆三易儀禮牲少牢筮皆旅占是筮有衆占之法則靈恩之說義亦可通

公曰

從筮十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

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注物生至數短

正義曰筮

物初生之形數者物滋息之狀凡物皆先有形象乃有滋  
息是數從象生也龜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故  
爲長筮以末數七八九六之策以示人故爲短周禮占人  
掌占龜鄭玄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  
長者亦用此傳爲說按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  
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

卷之正義十

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以爲易所知豈短於卜卜人  
欲令公舍筮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能實長杜欲成  
筮短龜長之意故引傳文以證之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

且其繇曰專之渝

攘公之渝

疏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

十年尚猶有臭

薰香草藉臭草十年有

疏

專之

臭

正義曰言公若專心愛之公心必將改變變乃除公

之美公先有美此人將除去之薰是香草藉是臭草一薰  
一蕕言分數正等使之相和雖積十年尚猶有臭氣香氣  
盡而臭氣存言善惡聚而多少敵善不能止惡而惡能消  
善

注繇卜至之美

正義曰筮卦之辭亦名爲繇但此

有此辭非卜人始爲之也卜人言其辭而不言其意不知  
得何兆此義何所出也渝變攘除皆釋言文也釋畜云夏

羊牡牷牛羖則牷是羊之名美善之字皆從羊故牷爲美也變乃除公之美言公心必變而除公美也注薰香至難除正義曰此傳之意言善惡相雜三字皆從草知是香草臭草也月令五時各言其臭中央土云其臭香易繫辭云其臭如蘭傳稱在君之臭味則臭是氣之揔名元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耳十是數之小成故舉以爲言焉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尚存言善易消而惡難滅也杜知舊是臭者內則云牛夜鳴則瘞彼瘞亦是臭義其字雖異其意亦同尚猶有臭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猶尚書云弗遑暇食遑則暇也必不

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

齊姜必速祭之

齊姜大子母言求食

大子祭于曲沃歸

四八八

春秋正義卷十一

十九

高翼

胙于公

胙春秋正義卷十一酒曰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

而獻之

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

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疏

公田至亦斃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公

田驪姬受胙乃寘酖於酒寘董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此傳既略當如國語也賈逵云董烏頭也穀梁傳曰以酖爲酒藥脯以毒注毒酒至之惑正義曰毒酒經宿便敗而公不怪其六日仍得如故明公之惑於驪姬不以六日爲怪也

姬泣曰賊由大子奔新城

新城曲沃

公叔其傳杜原款或謂

大子子辭君必辯正以六日之狀自理大子曰君非

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爲由吾也

曰子其

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二子時在朝爲明年晉殺申生傳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稱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疏** 注稱晉至從告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母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言父子相殘惡

五十一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二十

之甚者是惡甚用讒殺大子故斥言晉侯以罪之罪晉侯則申生無罪也傳稱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實以去年死告稱令年殺故以今年書也釋例曰晉魯久不交使而告殺申生則所告不必嘗有玉帛之使但欲廣聲其罪耳言廣聲其罪則晉侯謂讒言爲實誣如大子以罪時史知其實改告而書之此傳不言書曰則是舊史然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

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疏**

注伯姬至其子正義

曰伯姬未必是成風所

生但哀姜既死成風得爲夫人縱非其母亦得歸寧也沈氏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十四矣杜云十歲左右者以其從母言朝故云十歲左右也相九年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是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也若其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射姑伯姬別

言來夏公孫茲如牟

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

自爲

**疏**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自爾以來更不朝

聘於魯魯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得越竟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爲逆婦故傳稱娶焉明其因娶而聘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惠王太子鄭也不名

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

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上**

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

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疏**

注間無至世子

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

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言此諸侯還是上會

三二二

大義卷第十二

二十一

高翼

之諸侯故從省文不復序也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不言諸侯者爲間無異事故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云云于葵丘九月諸侯盟于葵丘言諸侯者爲其間有伯姬卒故也此會盟之間無他異事復稱諸侯者爲王世子不盟故也穀梁傳曰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解復言諸侯者見王世子不與盟也王世子者王之儲副周禮膳夫掌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是其尊與王同也齊相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王之世子於會則歷序諸侯言會王世子則王世子不序諸侯之列也盟則諸侯自盟世子不與是殊貴世子也

鄭伯逃歸不盟

逃其師而歸也

**疏**注逃其至三年正義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釋例曰

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日逃是言稱歸不盟公還先告會盟故後書鄭伯 楚人滅弦弦

# 子奔黃

弦國在弋陽  
軼縣東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傳無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

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

爲譏 正義曰晉人執虞公則從無道於民之例虞公

於傳主有不道之狀但虞公貪璧馬之寶拒絕忠諫諫者所以安存社稷惡枯下民志在貪寶無恤民之意即爲不道於民是執人以執之也實是滅其國而言執其君者

所以罪虞公且言執之易釋例曰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

而不言滅罪且言易也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晉之同姓不言晉侯名者傳稱晉侯脩虞

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是之故不足以滅同姓爲譏謂不書晉侯名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周正月丁十一月冬

至之日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日南極

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叙

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

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閑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備故也

素察妖祥

逆爲之備

疏辛亥至備故也

正義曰辛亥

朔者月一日也日南至者冬至

日也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大祖廟每月之  
朔告廟受而行之諸侯有觀臺所以望氣祥也公旣親自  
行此視朔之禮遂以其日徃登觀臺之上以瞻望雲及物  
之氣色而書其所見之物是禮也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  
立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用此八節之日必登觀臺書其  
所見雲物氣色若有雲物變異則是歲之妖祥旣見其事  
後必有驗書之者爲豫備故也視朔者月朔之禮也登臺  
者至日之禮也公常以一日視朔至日登臺但此朔即是  
至日故視朔而遂登臺也注周正至南極正義曰日  
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  
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  
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  
南至也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中氣者月半之氣也月朔  
而已得中氣是必前月閏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閏後之  
月則中氣在朔閏者聚殘餘分之月其月無中氣半屬前  
月半屬後月是去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已得此年正月朔

大雪節故此正月朔得冬至也而杜良歷僖元年閏十一  
月此年閏十二月又閏之相去歷家大率三十二月耳杜  
於此閏相去凡五十月不與歷數同首杜推勘春秋日月  
上下置閏或稀或穢自準春秋時法故不與常歷同注  
視朔至得禮正義曰視朔者公旣告廟受朔即聽視此  
朔之政是其親告朔也禮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釋宮  
云四方而高曰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望故謂之觀臺也  
古之爲歷者皆舉其大數周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分爲十二月則一月各有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是  
故從前月初節至後月初節必三十日有餘也其日月之  
行天也日行遲月行疾每二十九日過半而月及日謂之  
一月故從朔至朔唯二十九日過半耳計一歲則有餘十  
古歷十九年爲一章以其閏餘盡故也步歷之始以朔旦  
冬至爲首歷之上元其年是十一月朔旦冬至至十九年閏  
餘盡復得十一月朔旦冬至故以十九年爲一章積章成

部積部成紀治歷者以此章部爲法因此可以明其術數推之而知氣朔也審別陰陽寒暑不失其時也所以陳叙

時事教訓下民魯君不能常脩此事故善公之得禮也  
注分春至其職 正義曰一年分爲四時時皆九十餘日

春之半秋之半晝夜長短等晝夜中分百刻故春秋之半稱春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晝夜長短極極訓爲至故冬夏之半稱冬夏至也四時之氣寒暑不同春夏生物秋冬殺物生物則當啓殺物則當閉故立春立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言物謂氣色者謂非雲而別有氣色杜恐與雲相亂故別云氣色也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云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衆之此言蓋出占候之書計雲氣之占不啻盡此而已但出絕其學故莫能知焉左傳諸所發凡皆是周之舊典旣言禮也更復發凡是重申周典也直言必書雲物不更云 是日官掌其職非公所

六百

一入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二十四

宋通

當親也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親爲之但上文有公旣視朔故下文去公字耳今刪定知不然者上言公旣視朔是傳家之語下云必書雲物是周公舊凡舊凡之文包諸侯天子若諸侯稱公書雲物則天子當稱王書雲物是知舊凡元無王公之文日官掌其事若以上文有公旣視朔故去公字然則周公舊凡豈豫知有公旣視朔沒去公字乎荀生異見妾規杜氏非也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

來告 釋經必須 告乃書

初晉侯使士蒍爲二公子築

蒲與屈不愼寘薪焉

不謹

疏

注不謹慎 正義曰

不謹慎所爲多寘

薪於中焉 若今梯木

夷吾訴之公使譴之

譴譴

士蒍爲稽

首而對曰疏

七薦稽首

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

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

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唯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緩至地也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之而已尚書每稱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成稽首故尚書拜手稽首連言之傳雖不言拜手當亦先爲拜手乃爲稽首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禮此其爲敬之極故臣於君乃然孔安國以爲盡禮致敬知此是禮之極盡也大祝九拜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玄云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褒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奇拜謂一拜荅臣下拜褒拜再拜拜神與尸肅拜今時撓也介者不拜說者又以爲稽首臣拜君也頓首謂敵者相拜也空手謂君荅臣拜也臣聞之

無喪而感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

保焉保而守之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

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

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則

宗子之固若城詩云至惟城正義曰詩大雅板之七章懷

但能以德安國則和也寧安也和其德以撫民則其國唯安矣

宗子之固若城

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

之言城不如固宗子

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

尋用

退

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

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三公子爲三言城不堅則爲公子所訴爲公所讓堅之則爲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

所  
從

及難公使寺人披犮蒲重耳曰君父之

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

斬其袂遂出奔翟

法袂也



注袂袂也

正義曰

短反訛之及肘喪服云袂屬幅袂尺二寸幅謂衣之身也袂屬於幅長於手反屈至肘則從幅盡於袖口摠名爲袂其袂近口又別名爲袂此斬其袂斬其袖之末也詩唐風羔裘傳云袂袂末鄭玄玉藻注云袂袂口也但袂是摠名

得以袂表袂故云袂袂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因鬻而娶故傳實其事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惠王以惠后故

將廢太子帶而立王子帶故齊



注惠王至襄公位

正義曰二十四年傳曰

桓師諸侯會三大子以定其位

二十六

王宗

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但其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太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史記繆建七年惠王崩襄王畏子帶不敢發喪知此時有廢太子之意故齊桓師諸侯會大子定其位安王國也

陳轅宣

仲怒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

宣惠襄

故勸

之城其賜邑

齊桓所賜虎牢

曰美城之大名也子

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

樓櫓之備美設

遂諱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

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爲七年鄭殺申侯傳

秋諸

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

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

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

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上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孔叔鄭大夫親黨援也

失親患必至

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鬪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

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

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

陽縣南栢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栢亭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

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

不可啓寇不可翫

翫習也

一之謂甚其可再

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

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

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輔頰輔車

**疏**

注輔頰輔車牙車正義

日易咸卦上九咸其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爲一物廣雅云輔頰也則輔頰爲一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彊可以輔持其口或謂牙車牙所載也或謂領車也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毛傳云好口輔也如此諸文牙車領車牙下骨

之名也賴之與輔口旁肌之名也蓋輔車一處分爲二名耳輔爲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也

公曰晉

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

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

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爲昭

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

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爲昭

叔王季之穆也

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號仲號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

叔皆號

**疏**

注王季至君字正義曰大伯虞仲辟季歷君字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

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馬遷之言疏繆耳此言號仲號叔王季之穆國語稱文王敬友二號故亦以爲文王母弟母弟之言事無所出仲叔皆文王之時號君字也據

春秋正義卷第二

二八

傳文鄭滅一號晉滅一號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賈逵云號仲封東號制是也號叔封西號號公是也馬融云號叔同母弟號仲異母弟號仲封下陽號叔封上陽案傳上陽下陽同是號國之邑不得分封二人也若二號共處鄭復安得號國而滅之雖賈之言亦無明證各以意斷不可審知

爲文王卿士勲在

王室藏於盟府

盟府司盟之官

**疏**

注盟府司盟之官正義曰周禮司盟掌

盟載之法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旣盟則貳之鄭玄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勲功之事而得有二號之勲藏在盟府者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檀弓云衛大史柳莊死公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其言即盟誓之辭也漢書功臣侯表記高祖即位八載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侯者一百四十三人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其誓即盟之類事必有因於古明知

以勲受封必有盟要其辭當藏於司盟之府也

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且

虞能親於柏莊乎其愛之也

疏

其愛之也正義曰愛

之謂愛虞也虞豈能親於柏莊乎其當愛此虞也服虔其作甚注云愛之甚當謂愛柏莊之族甚也愛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改字失真繆之甚也

柏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

不唯逼乎

柏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

惠公患其逼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

親

以寵逼猶尚害之況以國乎

疏

注柏叔至五年正

義曰莊伯之族從父昆弟也柏叔之族從祖昆弟也唯言從祖昆弟舉疏者而略言耳

公曰吾享祀幽豎繫福必據我

據猶安也

對曰臣聞之鬼神

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

周書逸書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馨香之遠聞

周書

至繫物

正義曰皇天無親

見饗有德則見饗

周書

至繫物

無德則不

馨明德惟馨君陳文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旅獒文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爲逸書此傳與書異者其作繫師授不同字改易耳其意亦不異也民不易物者設有二人俱以物祭其祭相似不改易此物唯有德者繫此乃是物無德而薦神所不享則此物不是物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

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官之竒

以其族行

行去

曰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以其族行 正義曰晉語云宮之竒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將亡矣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帑適西山韋昭云西山國西界也 虞不臘矣 正義曰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言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言

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耳

矣

不更舉兵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

上陽號國都在弘農陝縣

晉二

春秋正義十一

三十

金鑑

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

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

龍尾星也

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

均服振振取虢之旅

戎事上下同服振振

盛貌旂軍鶴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

虢公其奔

鶴鶴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光耀也言丙子平

旦鶴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謡言也童讌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

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

其九月十月

之交平

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

丙子旦

日在尾月在策

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

鶉火中

必是時也

疏

童謡至時也

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

之謠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逍遙然也於

時有童稚之子爲此謠歌之辭故卜偃取以對公也夜之後丙日將旦之時龍尾之星伏在合辰之下當是之時軍人上下均同其服振振然而盛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號故云取號之旂南方鶉鳥之星其體賁賁然見於南方天策之星近日焯焯然無光耀甚微也鶉火之次正中於南方爾時其當成軍事也號公其當奔走也既引童謠之言乃復指其時日在夏之九月十月之交乎謂九月十月晦朔之交也十月朔丙子之日平旦時日體在尾星月在天策星鶉火正中於南方必是時克之注龍尾至不見

正義曰東方七宿皆爲蒼龍之宿其龍南首北尾角是龍角尾即龍尾故云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爲辰昭七年傳

五二二

春秋正義十一

三十一

王寶

文於時日體在尾尾星與日同處共日俱出入故常伏不見也丙之晨者說文云晨早昧爽也謂夜將旦雞鳴時也注戎事上下同服正義曰周禮司服職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韁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然則在兵之服皆韋弁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注鶉火至世教正義曰南方七宿皆爲朱鳥之宿其鳥西首東尾故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已爲鶉尾鶉火星者謂柳星張也天策傳說星史記天官書之文莊子云傳說得之以騎箕尾傳說殷高宗之相死而託神於此星故名爲傳說星也傳說之星在尾之末合朔在尾故其星近日星微焯焯然無光耀也說文云齧毀齒也男八月齒生八歲而齧女七月齒生七歲而齧童齧之子未有念慮之感不解自爲文辭而羣聚集會成此嬉遊遨戲之言其言韻而有理似若有神馮之者其言或中或否不可常用博覽之士及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故書傳時有采用之

者文三年傳曰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能懼思之人謂孟明之類也注是夜至在策正義曰以三統歷推之此夜是月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夜半至平旦日行四分度之一月行三度有餘故丙子旦日在尾星月在天策鶉火之次正中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七星則鶉火次之星也冬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不書

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秦穆姬晉所獻公女送女曰

獻公女送女曰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虞

命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疏

祀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三十二

万卷

注虞所命祀正義曰虞受王所命之祀謂天子命虞使祀其竟內山川之神也既滅其國故代虞祭之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

秋楚人

圍許

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皆伐鄭之諸侯

冬公至自伐鄭

無疏

公至自伐鄭正義曰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

溫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此年會伐鄭遂救許不稱至自救許而云至自伐鄭與溫會反者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也此事當由公至自告廟所告不同史依告而書不爲義例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五不能守

盟而行

賈華十五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

將奔狄邵芮

曰後出同走罪也

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

不如之梁梁

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以梁爲秦所親幸秦旣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首止盟在五年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

齊桓聲其罪



注實新至諸侯人新築密三故傳稱新密經不稱圍新

密言圍新城傳云鄭所以不時城也解經言新城之意鄭以非時築城違禮害民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故書新城以新城爲鄭之罪狀劉炫云元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

秋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

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

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

夫襄絰士輿觀

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爲贊手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

許男面縛銜璧大

楚子問諸逢伯

逢伯楚大夫

對曰昔武王克殷

微子啓如是

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



注微子至祖也正義曰案宋世家

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史記之言多有錯謬微子手縛

於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羔羊把茅也此皆馬遷之妄耳

武王親釋其縛受

其璧而祓之

祓除凶之禮

林父其櫬禮而命之使

復其所楚子從之

蹠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謂之祓除明是除凶之禮也襄二十九年稱公臨

楚喪使巫以挑荊先祓殯此亦當以挑荊祓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

無傳

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鄭卿專利

而不厭故稱名以殺

罪之也例在文六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

世子欬鄭世子華盟于寧晉母

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

甯荀伯班卒

無傳五年同盟于首止

公子友如齊

無傳

而聘謝

冬葬曹昭公

無傳

不敏也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競僵也言心則不

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

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

欲以申侯說

蹠

心則至於病正義曰競僵也言心則不

病而不下齊吾知其所由來矣正義曰孔叔旣請鄭伯下齊公初欲下齊不知何事而來得說於齊後更云吾

知其說齊所由來矣謂由殺申侯說齊之事得來矣

對曰朝不及夕何以

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濤塗譖

初申侯申出也

姊妹之子爲出

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

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爲罪釁

後之人將求多於女

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

適小國將不女容焉

政狹法峻

既葬出奔鄭又

春秋正義卷十一

三二五

升

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寧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攜離也

德禮不易無人不懷

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諸侯官司各於

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注諸侯至之物

正義曰周禮大行

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鄭玄云祀貢者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緺纁也材物八寸也貨物龜貝也如彼禮文諸侯所貢之物皆以服數爲差尚書禹貢任土作貢皆貢土地所生不計

路之遠近然則周禮雖依服數亦貢土地所生不宜遠求他方之物以貢王也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旣褒諸侯惰慢貢賦之事無復定準故霸主惄帥諸侯尊崇天子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言其一聽齊令美齊侯能以禮服諸侯鄭伯使大子

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湧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大夫君若去之以爲

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

以鄭事齊

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

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

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

守君命共時事

違此二

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

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

是其釁隙

對曰

君若絀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

告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惄其

罪人以臨之

惄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

鄭有辭矣何懼

以大義爲辭

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

以示後嗣

列姦用子華

**疏**

注列姦用子華正義曰經書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

漢江

子華盟于寧母則已列於會矣管仲方云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者桓公列之於會直是列其身耳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故杜云列姦用子華也不受子華之請即是會不列姦他國無事可記齊史無所可隱故下句言他國記姦則廢君盟齊史隱諱則損盛德也

國記姦則廢君盟齊  
史隱諱則損盛德也

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

義我無國不記記姦之位

位會位也子華爲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爲諸侯

所記君盟替矣

替廢也

作而不記非盛德也

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

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

必不免也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

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

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以齊侯不聽子華故

閏月惠

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

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

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懼不立不發喪而告

難于齊

爲八年盟洮傳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

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欬盟于洮

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

室有難故

疏

注王人至曹地

正義曰公羊傳曰王人

微者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穀梁

注王人至曹地

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釋例以爲中士稱名下士稱人此言王人是天子之下士也諸侯相與爲盟所以同葬王室天子之臣不與諸侯共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二十八年踐土之盟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杜云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宣七年傳曰諸侯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杜云王叔桓公衡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尊卑之別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杜云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此三者王臣皆不與盟是其正法然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亦無貶責此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王勑使來盟故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云云盟于雞澤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卒二十五

春秋正義十一

三十八

季倍

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皆事與此同以情義可許故都無貶責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是依禮不合故據法貶之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新服未與會故不



盟

正義曰

鄭伯往年使子華聽命心猶未服齊桓拒子華之請故今始服從齊桓以其新服尚未與之會故不序別言乞盟止言乞盟不知與盟以否傳稱鄭伯乞盟請服也既言請服義無不受當是既盟之後而別與之盟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夏狄伐晉秋七月

#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

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



注

三至書之

正義曰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其大於四時之

祭故爲三年大祭之名言每積三年而一爲此祭也太廟

廟之大者故爲周公廟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

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

昭穆謂之禘是說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也

此致致哀姜也哀姜薨已多年非復新死而於今始致者

傳發凡例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哀姜例不應致故僖公

疑其禮喪畢之日不作禘祭之禮以致之既不爲哀姜作

喪畢禘祭其禘自從閔公數之二年除閔喪爲禘至五年

復禘今八年復禘姜死以來已歷三禘今因禘祭果復行

之三年一禘禘自是常不爲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

其異於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

書爲用致夫人而書之耳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實以前年

閏月崩以今年

十二月丁未告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

晉里

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

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屬縣西南有采桑津

梁由靡曰狄無恥從

之必大克

不恥走故可逐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

衆狄

恐怨深而羣黨來報

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明期

年之言驗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

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

**弗致也**

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全當以不薨于

寢不得致也

**疏**

凡夫至致也

正義曰夫人薨葬之禮有赴

同祔姑反哭三事而已此說致之禮加以薨

寢殯廟而不言反哭者蓋以致於廟者終始成其尊死生之禮畢不薨于寢死不得其所也不殯于廟葬之不以禮也死葬非禮則先神恥之故不具四事皆不合致反哭者直爲書葬以否假使不書其葬夫人之禮亦成自是生者之可譏非爲死者之有失雖不反哭亦得致之故於此不言反哭也

注寢小至致也

正義曰喪大記云男子不

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既言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必不得死於君之路寢言夫

人卒於路寢謂卒於夫人之大寢對君路寢爲小故云小寢也同者同盟之國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

五十三  
未秋正義一

四十

朱益

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於廟而此傳及襄四年皆云不殯于廟以爲失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殯過廟者將葬之時從殯宮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於廟中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知其赴同祔姑可矣亦知其殯於廟也既殯於寢自然葬當朝廟故據葬文亦知殯廟唯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耳

冬

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有大叔帶之難

宋公

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

之

茲父襄公也目夷

茲父庶兄子魚也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

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

立庶

不順 禮遂走而退

#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四同盟

**疏** 注四同盟 正義曰御說以莊十三年即位十六年  
盟于幽十九年于首止七年于寧母八年于洮皆魯宋俱  
在是爲八同盟不數莊公之盟禋盟經不書亦不數故云  
四同盟劉君乃數莊公之盟又不  
數召陵以爲六同盟而規杜非也

## 夏公會宰周公

## 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  
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疏**

注周公至葵丘 正義曰傳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知周  
公即宰孔也其官爲大宰采地名爲周天子三公故稱公

**疏**

五辛

四十

王室

孔則其名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其意言宰者  
六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是故書其官名也通于四海者  
當謂大宰之長官耳其屬官不應得通而宰咺宰渠伯糾  
則必非長官亦稱爲宰者蓋自宰夫以上皆通也釋例曰  
今案春秋以考之其稱公者皆三公非五等之公也是言  
祭公周公皆三公也釋例又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則卿亦  
不字杜云三公不字者以入春秋以來家父南季皆大夫  
稱字宰周公文承其後故云不字不於祭公逆王后注者  
因歷序諸國而言之莊八年傳曰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  
云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知此葵丘與彼異者傳稱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爲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  
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爲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或曰  
河東汾陰縣爲葵丘非也經書夏會葵丘九月乃盟  
晉爲地主無緣欲會而不及盟也是說不同之意

秋

## 七月乙酉伯姬卒

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

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

**疏**

注公羊至之冠 正義曰公羊

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意亦與之同嫁於大夫死不書卒此許嫁者嫁於國君也但未往彼國不成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其義一也是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也禮男子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故以成人之喪治之爲之服成人之服禮姊妹在室齋出嫁大功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爲夫厚之故我降之也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旣葬而降之其夫不爲服則是弟不爲降禮諸侯絕旁期此爲將嫁於諸侯故書其卒旣書其卒當服其本服爲之齊衰期也但於時服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夏會葵丘

次伯姬立丈不相比故重

**疏**

注夏會至與盟

正義曰

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

**疏**

注夏會後即盟不言諸侯

正義曰

四二

張晖

爲間無異事故也此亦會後爲盟而有伯姬立盟會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又傳稱宰孔先歸則宰孔不盟杜云宰孔先歸不與盟者欲見繼無伯姬之卒亦當重言諸侯

**甲子晉侯伐諸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

**疏**

注未同盟至從赴

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

**疏**

正義曰甲子在戊

辰之前而書在盟後從赴從赴者赴在盟後也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具以薨之月日告於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若赴以九月告魯魯史當推其日之

先後不得甲子在戊辰後也  
明告不以月故書其日耳

# 冬晉里克殺其君

## 之子奚齊

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  
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

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在喪  
未葬

也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達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子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疏  
注在喪至相接

正義曰既言桓公未葬即發在喪之例知其在喪謂未葬也童者未冠之名童而又小故爲童蒙

幼童於事多闇昧是以謂之童蒙焉曲禮曰夫人自繢於

其君曰小童鄭玄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王崩未葬嗣王自稱亦言已未成人也子者對父之名故云繫父之辭以未成君故繫於父不忍絕之稱也諸侯爵有五等唯言公侯曰子以公侯尊也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又子產云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是公侯之尊絕於伯子男也此既言王即云公侯是其與王相連特爲公侯立稱伯子男不澤同之也春秋無伯子男在喪之事既不爲立稱又不得成君不知其當何所稱也然案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霸出奔陳杜云先君旣葬不稱爵者國人賤之以名赴則旣葬稱爵未葬稱名也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尚書康王之誥也曲禮云君天下者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曰余一人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是禮天子自稱亦不言小童也此言王曰小童必有稱之時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但不知施何處耳如曲禮之文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則是未得稱一人而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者當以諸侯列土之君將欲各歸

其國故正其成君之稱以荅諸侯也此小童者王謙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其公侯曰子乃是史書之文二者非相類之事而并爲一凡是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類相接耳非言小童是策書之例也釋例郊雩烝嘗例不云地祇及杓祠者經無其事故傳略而不言此王曰小童亦經無其事所以言之者郊雩例多故經無者略之此王曰小童與公侯相接其文簡約經雖無事亦連而言之釋例曰位彌高者事彌重重慮周於經遠故儀制異於凡人存其實篤其志足以叙親疎之情通萬事之理而已故諸列國之君在喪或不得已而脩會盟之事唯公侯特稱子以別尊卑是言獨爲公侯立稱之意春秋公侯稱子皆是其父未葬唯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於時衛文公已葬而成公稱子釋例曰衛文公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脩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於此盟降從在喪之名故經隨而書子傳從而釋之云脩文公之好也

大計十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四十四

王壽三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

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

疏

注胙祭至王後

正義

歸胙于公此言天子有事于文武賜齊侯以胙知胙是祭肉也周禮大宗伯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鄭玄云脰膾杜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脰膾即胙肉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三十四年傳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膾焉是言二王之後禮合得之今賜齊侯是尊之比二王後也

曰夫子

有事于文武

有祭事也

使孔賜伯舅胙

天子謂異姓諸侯曰

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

孔曰以伯舅耄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七

曰孝級

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

顏面之前

八寸曰咫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

齊侯名余身也 恐墮越于下墮越顛隊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隊于下

以遺

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拜堂下受胙於堂上

疏

注天子至伯舅

正義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

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鄭玄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

命作伯率是九命之伯故以伯舅呼之

注七十曰孝

級等也 正義曰釋言云孝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

璞云八十爲孝釋名云八十曰孝孝鐵也皮黑如鐵彼說

或云六十或云八十杜云七十曰孝者孝之年齒既無明

丈曲禮云七十曰孝爾雅以孝爲老故以爲七十曲禮升

階之法云涉級聚足是級爲等也法當下拜賜之勿下是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四十五

方志

進一等注言天至曰咫正義曰顏謂頸也揚雄方言

云顏額謂頸也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頸河頸淮泗之間

謂之顏魯語云肅慎氏貢楛矢長尺有咫賈逵亦云八寸

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中婦人手

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

注小白至身也

正義曰諸自

稱余者當稱名之處耳齊侯旣稱小白而復言余故解之

余身釋詁文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孫炎曰余舒遲之身

也郭璞曰今人亦自呼爲身

下拜登受

正義曰觀禮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

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

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侯氏降

階再拜是此下拜也

升成拜是此登受

秋齊侯盟諸

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

歸于好

義取脩好故傳顯其盟辭

宰孔先歸

旣會先遇

遇

晉侯曰可無會也

晉侯欲來會葵丘

齊侯不務德

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

在莊三十一年

南伐楚

在四年

年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

或言

向東必不能復西略也微戒獻公

存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在言晉將有亂會齊

晉侯乃還

不復會齊

九月晉獻公卒

里克平鄭

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

亂

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

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

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

**疏**

注言

其至縣藐

正義曰藐者縣遠之言諸子皆長而奚齊獨幼是小大相去縣遠也藐諸孤者言年既幼釋縣藐於諸

子之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

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

稽首

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

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

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

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

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

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荀叔荀息也復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言言可復也

雖無益也將焉辟之



正義曰意能欲使前言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可反復而行之得愛惜身命不死乎

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

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

冬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次

文喪寢

書曰殺其君之子

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詩大雅言此言之闕

難治甚於白圭

荀息有焉

有此詩人重言之義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

高梁晉地

在平陽縣西南令不及魯故不書

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異於凡諸侯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郤芮郤克祖父從夷吾者

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

言國非己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

入而

能民主於何有從之

能得民不患無土

齊隰朋帥師

會秦師納晉惠公

隰朋齊大夫  
惠公夷吾

秦伯謂郤芮

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

必有讎

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

疏

正義曰秦伯問公

子誰恃問公子於晉國之臣倚恃誰爲內主也對言夷吾無黨無讎者由無黨故往來前易出無讎故此時易入言易出易入以微勸秦使納之

夷吾弱不好弄

弄戲

能鬪不過

有節

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制

夷吾其定平

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

對曰臣聞之唯則

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

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聞行自然合天之法

又曰不僭不賊鮮不

爲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

無好無惡不忌

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

既僭而賊

難哉

言

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已故曰是吾利

疏

正義曰唯身有

則者乃能定國也詩美文王之德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則而行之爲此行者文王之謂也又曰人行不僭差不賊害能如此者少不爲人所法則言必爲人所法則也此二詩所云者無所偏好無所私惡不爲忌差不好勝人之謂也今其此夷吾之言多有所忌多欲陵人以此而求安定難哉今其言多忌克覆上不忌不克上既

有無好無惡不覆之者以身行忌克則有私好私惡之心  
舉忌克足以包好惡也公曰多忌於人則多爲人怨又焉  
能勝人此乃是吾之利也無好無惡言文王之行也不忌  
不克述抑篇之義也引二詩於前以此言結之  
注詩大至之法  
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也則法釋詁文彼鄭箋云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是言闇行自然合天地之法也禮記稱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合天地法者即無偏好無私惡之謂也  
注僭過至法則  
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也彼毛傳云僭差也鄭玄云不殘賊是賊爲害也心有所忌則多過差志在陵人必多爲賊害下云不忌不克覆述此文故言僭賊者皆忌克也  
注其言至吉利  
正義曰心忌前人則人亦忌己志在陵人則人亦陵己若使人皆忌之人皆陵之是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聞其忌克慮其還來害己故以不能勝人爲是  
吉利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也

人未秋正義十一

四十九

二楊昌

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狄滅溫溫子  
奔衛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

大夫荀息

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

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注弑卓至於昏

正義曰傳於前年甚詳經以今年書之明赴以今年弑

也傳稱立公子卓以葬是免喪始死故稱君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死者不稱名非其罪故知稱名者皆有罪也荀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襄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傳稱從君於昏獻公惑於驪姬殺適立庶荀息知其事而爲之傳奚齊是其

從君於  
昏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無傳北戎山戎

晉殺

其大夫里克

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  
罪未爲無道而里克親爲三怨之主累

弑二君故稱名以罪之

疏

注奚齊至罪之正義曰宣四年傳例  
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里克殺奚齊弑卓子皆書里克之名是奚齊與卓子未爲  
無道也殺大夫傳言不稱名者爲無罪則稱名爲有罪故  
今稱里克之名以罪之

秋七月夕人雨雪

無傳平地尺爲大雪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蘇子奔衛

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

疏

注蘇

春秋正義十

五十

二十一

子至九年正義曰尚書立政云司寇蘇公成十一年傳  
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以此知蘇子司寇蘇公  
之後也國名爲蘇所都之邑名爲溫故溫蘇遞見於經是得兩稱故也

夏四月周公忌

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

夫晉侯殺里克以說

自解說不篡

將殺里克公使

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言欲加已罪不

患無辭

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不鄭聘于

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平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

跡欲加

至辭乎 正義曰言君今欲加臣之罪其畏無辭以罪臣平言必方便有辭耳

晉侯改葬共

太子

共太子  
申生也

秋狐突適下國

沃新城  
下國曲

遇太子

太子使登僕

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爲  
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爲僕

而告之

請罰

將以晉

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

歆饗也

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

殄絕也

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

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新  
城

曲沃也將許之遂不見

狐突許其言申

及期而往

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敵敗也  
韓晉地

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界秦夷吾忌克多怨

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憑有時而

信

注下國曲沃新城

正義曰曲沃邑也而稱國者

弁晉國遷居而就之此曲沃晉之舊國故謂之爲下國也

夷吾無禮

正義曰賈逵云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

無禮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遇故曰無禮杜不爲注當以鬼神之意難得而知夷吾無禮或非一事不可指言故不說也 神不至非族 正義曰傳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則族類一也皆謂非其子孫妄祀他

人父祖則鬼神不歆享之耳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苗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農棄爲稷后土爲社稷功不被於下民名不載於祀典唯其子孫祀之神亦不歆他族然則秦非晉類而使祀申生祀之大失也晉無罪而滅以畀秦刑之濫也天豈不達此事而待狐矣之言方改圖者民之與神不相雜擾雖理有大歸非曲爲小惠豈有一人冤枉即能訴天天受人訴辭便將滅國此事本是妖夢假託上天非天實爲之人能改易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非言此事實是天心不可執其言而以人事爲難也七日至我焉 正義曰申生謂狐突云更經七日於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與之俱見我焉故杜云將因巫而見注敝敗至而信 正義曰晉語云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徹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不報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不更厥正大命其傾猗兮其替平亦是申生猶忿之事 不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翬兮心之哀兮歲之二十七靡有徵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十四年君之冢祀其替平亦是申生猶忿之事

濟矣 蔡無

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

冷至秦

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

大夫

鄭祁舉 祁舉晉

及七輿大夫 侯伯七命

副車七乘 左行共

華右行賈華叔堅駢歟累虎特官山祁皆

里平之黨也

七子七  
輿大夫

平豹奔秦

平豹平  
鄭之子

言

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

也伐之必出

大主秦也  
小怨里平

公曰失衆焉能殺

謂殺

里平違禍誰能出君

謂豹辟禍也爲明  
年晉殺平鄭傳

疏

注

里平之黨

違禍誰能出君

謂豹辟禍也爲明  
年晉殺平鄭傳

疏

注

子至之幣 正義曰曲禮云九以弓劍苞苴簾笥問人者  
鄭玄云問猶遺也重問謂多以財貨遺之也下云幣重而  
言甘故云問聘問之幣也 七輿大夫 正義曰周禮  
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即副也每車一大夫  
主之謂之七輿大夫服虔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  
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  
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樂盈將下軍

故七輿大夫與樂氏炫謂服言是

春秋正義十一

五十三

詩書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以私  
怨讐

亂國書名罪  
之書春從告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穀

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  
不踰闈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秋八月大雪

無傳

過時 故書 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經釋

書在 今年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天王

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

受玉惰過歸告

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

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

下昏何以長世

爲惠公不終張本



天王至長世 正義

語云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不敬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不敬王命棄其禮也執玉卑替其質也拜不稽首無其王也替質無鎮無王無人晉侯無王人亦將無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其言多而小異孔晁云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以爲春秋傳其高論善言別爲國語凡左傳國語有事同而辭異者以其詳於左傳而略於國語詳於國語而略於左傳

夏揚拒泉臯

伊雒之戎同伐京師



伊雒之戎 正義曰釋例曰諸雜戎居伊水雒

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

四五

春秋正義十一

五十四

金華

水之間者河南雒陽縣西南有戎城伊水出上雒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雒陽縣入雒雒水出上雒縣冢領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

入王城焚東門

揚拒泉臯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

雒水之間者今王子帶召之也

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

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爲二年天王出十四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黃人恃齊故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無傳

不書朔官失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

丁丑陳侯杵臼卒

無傳遣世子與僖公同盟寧母及洮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

也 楚丘衛國都郛郭也

爲明年春秋侵衛傳



注楚丘至衛傳 正義曰衛

築其城至此爲之築其郛公羊傳曰郛者何郭也不單言衛而言衛楚丘者見楚丘未有郛也諸侯不告魯不與故不書無經而爲傳者其言必有所爲故云爲狄侵衛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

害我夏楚滅黃

郢楚都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

帶

子帶前年召戎伐周

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平和也前年晉

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

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子國

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傒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傒之子曰莊子不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節時也陪臣敢辭

諸侯之臣曰陪臣

王曰舅氏

伯舅之使故曰

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功勲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

職尊

疏余嘉至朕命

正義曰余朕皆我也乃女也應當也懿美也督正也言我善女功勲當女美德

謂女功德正而不可忘宜受此禮往居女職無得逆我之命欲令受上卿之禮管仲受下卿

之禮而還

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

君子曰管氏之

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

神所勞矣

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爲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

見傳亦舉其無驗

疏

君子至宜哉子論管氏應合世祀也宜哉而遂不世祀

子孫絕滅是行善無驗故杜注云傳亦舉其無驗是也

注詩大至無驗正義曰詩大雅旱麓之篇愷樂悌易皆

釋詁文樂易言志度弘簡情樂而和易也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子奚譜以爲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六年葬葬楚白公殺齊管脩杜云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也

春秋正義卷十一

五十六

張樞

經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傳在前年春

夏四月葬

陳宣公

無傳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鹹

鵩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秋九月大

雩

無傳書過

冬公子友如齊

傳無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

王子帶

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

事畢不與王言

不言子帶事

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平不

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

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

湫致之

戌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

冬晉荐饑

麥禾皆不熟

使乞

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平對曰重施而

報君將何求

言不損秦

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

攜而討焉無衆必敗

不義故民離

謂百里與諸

平

百里秦大夫

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

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

伐晉

欲爲父報怨

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秦於是平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

雍秦國都

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

舜渭水運入河汾

晉荐饑正義曰釋

天云穀不熟爲饑仍饑爲荐李巡曰穀不成熟曰饑連歲不熟曰荐注從渭水運入河汾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故杜云從渭

水運入河汾也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鄖子遇于防使鄖子來朝

季姬魯女鄖夫人也鄖子本無朝志爲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鄖子來朝鄖國今琅邪鄖縣

秋八月

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

**疏**

注沙鹿至繫國正義曰公羊傳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鹿取穀梁爲說也漢書元后傳稱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

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黎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故以沙鹿爲山名依漢書爲義也沙鹿實是晉地不言晉沙鹿者凡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之處不繫於所屬之國故不繫晉也釋例曰陳旣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變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災爲陳災成周宣榭火害爲梁山沙鹿崩山崩逃有所害故所災所害別言之

狄侵鄭

無傳

冬蔡侯肸

王八

史記

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錄陵而遷杞焉不書

其人有闕也

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澧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

國別稱人今此摠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疏**

注闕謂至遷也

正義

城邢傳稱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是器用具而城池固故具列三國之師詳其文以美之也今此摠云諸侯城緣陵不言某侯某侯與城邢文異不具書其所城之人爲其有闕也知闕爲器用不具城池不固而去爲惠不終故摠言諸侯以譏之凡諸侯盟會不歷序其人摠言諸侯者皆是譏之辭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是其摠言諸侯皆譏辭也十六年會于淮傳稱城鄭役人病不果

城而還亦是爲惠不終而淮會其書其人者淮之會爲謀  
鄭且東略非爲城鄭而聚會既會之後乃欲城鄭而不果  
據澶淵之會與此傳文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故釋例曰  
傳滅入例衛侯燬滅邢同姓故名又云穀伯綏鄖侯吾離  
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書蔡許之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此皆諸侯貶之例例不稱人也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  
稱人者凡十一條丘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案生意原  
無所出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爲君臣同文非正等差之  
謂也又澶淵大夫之會傳曰不書其人案經皆去名稱人  
至諸侯親城緣陵傳亦曰不書其人而經揔稱諸侯此大  
夫及諸侯經傳所以爲別也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  
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而皆無貶稱人者益明  
此蓋當時告命注記之異非仲尼所以爲例故也 鄭季

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鄭子之不朝也

來寧不書

春秋正義十一

五十九

吳五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  
大咎幾亡國

國主山川山崩

疏

注國主至之徵

川竭亡國之徵

疏

正義曰成五年傳

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周語幽王二年西  
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國  
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卜偃明達災異以山崩  
爲亡國之徵知其將有大咎不言知之意非末學者所得  
詳也釋例曰天人之際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沙鹿  
崩因謂期年將有大咎梁山崩則云山有朽壞而自崩此  
皆聖賢之讜言達者所宜先識 是說卜偃之言非後人所能測

冬秦饑使乞糴于

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

慶鄭晉大夫

幸

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

虢射惠公

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爲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也義曰晉語云秦糴惠公命輸之粟虢射請勿與慶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至于韓公謂慶鄭曰寇深矣奈何慶鄭曰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是虢射爲惠公之舅也

慶鄭

曰弃信背鄰患就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

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陵秦彊

慶鄭曰背施幸

災民所弃也近猶辭之況怨敵乎弗聽退

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

也例在文十五年

疏

注諸侯至五年

正義曰文十五年曹伯

命古之制也杜云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也此十年公如齊至此則六年非五年再朝之事杜引之者以去朝歲亦五年故引證之劉炫云杜云禮者謂文十五年傳爲禮此仍非禮也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牡丘

牡丘地名

遂次于匡

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

南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孫敖慶父之

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八月

冬蟲

無傳爲災

九月公至自會

無傳

季姬歸于鄭

書者以明中絕無傳來寧不書此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魯大夫展

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雷電擊之大夫既卒書字

注夷伯至書字正義曰公羊穀梁傳皆以晦爲冥謂晝日闇冥也杜以長歷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

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傳稱於是展氏有隱慝焉知此夷伯展氏之祖父也大夫之謚多連字稱之不知夷伯其名爲何又不知今之展氏其人是誰故漫言祖父耳謚

春秋正義十一

六士

魏奇

法安人好靜曰夷是夷爲謚也伯是其字也說文云震辟歷振物者雷陰陽激曜也然則震是辟歷而言雷電擊之者辟歷有聲有光雷電之大者耳故言雷電以明之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是大夫既沒禮當書其字也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

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

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憤諫違卜故貶絕下从衆臣之例而不言

于韓獲晉侯

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憤諫夫因戰而被殺者昭二十三年傳例

以歸不書敗績

疏

注例得至大崩

正義曰諸侯與大晉師不大崩

君死曰滅大夫死曰獲其被囚虜者大夫生死同名皆稱爲獲國君生獲則曰以歸蔡侯獻舞沈子嘉胡子豹之類皆是也今此晉侯稱獲故解之不書敗績晉侯之車還薄而被執耳其師不大崩也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

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葵丘盟在

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

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朝與日官失之也

疏

夏五至失之

正義曰桓十七年已有例此重發者沈氏云彼直不

書日今朝日皆不書故重發之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

也秦穆姬屬賈君焉

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

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

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

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

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

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

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

河外河南

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疏

注晉侯至女也

正義曰莊二十八年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先言穆姬後言申生知是申生姊也言娶于賈則是正妃杜言次妃者蓋杜別有所見也晉世家云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爲齊桓女也虢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

舅二母不得爲姊妹也皆馬遷之妾耳注中大至平等  
正義曰晉語稱夷吾謂秦公子鞅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  
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  
田七十萬此外猶應更有賂也注河外至西南正義

曰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晉在西河之東南河之北  
以河北爲內河南爲外虢略虢之竟界也獻公滅虢而有  
之今許以賂秦列城五者自華山而東盡虢之東界其間  
有五城也傳稱許君焦瑕蓋焦瑕是其二其餘三城不可  
知也列城猶列國言是城之大者解梁城則在河北非此  
河外五城之數也

之粟

在十  
三年

秦饑晉閏之糴

在十  
四年

故秦伯伐

晉卜徒父筮之吉

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

見雜占

注徒父至言之

正義曰徒父以卜冠名知

是掌龜卜者卜人當用卜而今用筮知其本非

大十三

楊起

沂掌不能通三易之占其卦遇蠱不引易文是據其所見  
雜占而言之劉炫云秦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蹙射  
其元王中厭目亦是雜占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  
辭而云不能通三易之占者今刪定以爲此云涉河侯車  
敗失云千乘三去獲其雄狐了無周易片意又云卜徒父  
筮之是卜人掌筮故杜云不能通三易而成十六年非卜  
人爲筮且南國蹙雖非易辭還是周易之象涉河侯車敗  
不與此同劉君以彼難此而規杜過非也

涉河侯車

敗詰之

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

對曰乃大

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巽下艮

上蠱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

必其君也

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爲

君其義欲以喻晉

蠱之貞風也 其悔山也 卦

內

惠公其象未聞

爲貞外卦爲悔巽爲

風秦象艮爲山晉象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

取其材所以克也

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爲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

木之實則材爲人所取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侯車

三壞

汪秦伯至詰之

正義曰如杜此意則下千

之後而獲晉君也劉炫以爲侯者五等摠名國君大號以涉河侯車敗爲秦伯車敗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以爲秦伯車三敗也今刪定知不然者以秦是伯爵晉實是侯爵旣云侯車敗故知是晉侯車敗秦伯乍聞車敗謂敗在己不達其旨故致詰問也又以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者此

春秋正義十一  
謂車有敗壞非兵敗也劉若數生異見以規杜非也

注巽下艮上蠱 正義曰艮剛巽柔剛上而乘下巽順艮止既順而止無所爭競可以有事故曰蠱序卦曰蠱者事也

注於周至未聞 正義曰筮者若取周易則其事可推此不引易意不可知故杜舍此傳文而以周易言之蠱卦彖

云利涉大川往有事也秦晉隔河往而有事亦是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不出於易蓋卜筮之書別有雜辭此雜辭不出周易無可據而推求故云其象未聞

注內卦至晉象

正義曰筮之畫卦從下而始故以下爲內上爲外此言貞風悔山知內爲貞外爲悔洪範論筮云曰貞曰悔

是筮之二體有貞悔之名也貞正也筮者先爲下體而以上卦重之是內爲正也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從下而上物極則悔是外爲悔也凡筮者先爲其內後爲其外內卦爲己身外卦爲他人故巽爲秦象艮爲晉象

注晉侯車

三壞 正義曰謂晉之車乘三度與秦戰而敗壞非謂晉侯親乘之車也杜言晉侯車壞者成上侯車敗之文故也

且晉之車摠屬晉侯亦得云晉侯車也劉炫云此一句是  
史家序事充十人之語言秦伯之車三經敗壞乃至於韓  
而晉始懼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

**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

**弗使**

惡其不孫不以爲車  
右此夷吾之多忌

**步揚御戎家僕徒**

**爲右**

步揚郤  
讎之父

**乘小駟**

鄭所獻馬  
名小駟

**鄭入也**

**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土其水土而知其  
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  
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

人春秋正義十

六十五

吳育

**與人易**

變易  
人意

**亂氣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

**與外彊中乾**

校戾也憤動也氣校憤於外則血脉必  
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

實乾  
竭

亂氣至中乾

正義曰言馬之亂氣校戾而憤

蒲陰爲陽內爲陰血在膚內故稱陰血既動作脈必張  
竭外言張脉也氣憤於外內必乾燥內血爲力故內潤則  
起故乾則弱言乾竭者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  
彊內盡也內乾則力盡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

**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  
視師**

韓簡晉大夫  
韓萬之孫

**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

謂奔梁  
求秦

**入用其**

寵

爲秦所納

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今又擊之我忘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

不可狃況國乎

狃快也言辟秦則使快來

遂使請戰曰寡

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

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

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多也

列位也

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得囚爲幸言必敗

壬戌戰于韓原

九月十五日

晉戎馬還

潭而止

漳泥也還魚綯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

疏

注九月十三日正義曰以經書十一月

壬戌恐與經壬戌相亂故顯言之下注云十一月壬戌十四日是也

公號慶鄭慶鄭

曰愴諫違卜

愴戾也

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

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

止之

輅迎也止獲也

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

晉侯以歸

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

晉大夫反首拔舍

從之

反首亂頭髮反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

秦伯使辭焉曰二

三子何其惑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

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狐奕不寐而與袖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

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

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

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鑿

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鑿康公名弘其母弟

也簡璧鑿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

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

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

免衰絰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

將以恥

疏注鑿惠至得通正義曰文十八年秦伯鑿

辱自殺

卒即楚康公也鑿弘連文即言與女簡璧知

人本末正義

李十

素鏡

弘是鑿弟簡璧是其姊妹也劉向列女傳說此事云與大子鑿公子弘與女簡璧亦以簡璧為女也此言登臺履薪是自囚之事哀八年傳稱邾子又無道吳子囚諸樓臺梅之以棘以此二文知古之宮閉者皆居之於臺以抗絕之俗本作履者履是足在足之服故踐者亦稱履是以誤焉定本作履薪

注免衰王自殺

正義曰初死則有免服成

則衰絰皆爲遭喪之服傳文於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擲社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當舍此而注彼也又此注云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若有此辭不煩此注服虔解誼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也今定本亦無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

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

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

諸靈臺

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

大夫請以入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  
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

大夫其何有焉

何有猶何得

且晉

人感憂以重我

謂反首拔舍

天地以要我不圖

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

消食

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

任當也

公子執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

公子執秦大夫恐夷

吾歸復相聚爲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

祇適也

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

祇適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

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

無怙亂

恃人

亂爲已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

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

郤乞晉大

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己

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貳代也圉惠

衆皆哭

哀君不還國

晉於是乎作爰

公太子懷公田者爰之於所賞之衆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

羣臣是憂惠之至也

將若君何衆曰何爲

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

諸侯

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

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

作州兵

玉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疏

作爰田正義曰服虔孔

何建

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杜言爰之於所賞之

衆則亦以爰爲易謂舊入公者今改易與所賞之衆

州兵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

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

州長治之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兌下震上歸妹之睽

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爲睽

史蘇占之曰

不吉

史蘇晉卜筮之史

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蓋血也貺

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卦無血上承無實不

吉之象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

西鄰責言

不可償也

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

歸妹之

睽猶無相也

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

震之離亦

離之震

二卦變而氣相通

爲雷爲火爲羸敗姬

嬴秦

姓姬晉姓震爲雷離爲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爲羸敗姬

車說其輶

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輶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

爲車離爲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輶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

此睽上九爻辭也處

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

姪其從姑

震爲火離爲火火從水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

六年其逋逃歸

其國而弃其家

逋亡也家謂子圉歸懷羸

明年其死於

高梁之虛

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

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故略言其

歸趣他皆放此



遇歸妹之睽爲歸妹震爲長男兌爲少女兌說

也震動也少陰而承長陽說以動是嫁妹之象婦人謂嫁爲歸故名此卦爲歸妹兌下離上爲睽兌爲澤離爲火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乖離之象故名此卦爲睽睽乖也史蘇至之虛

正義曰易歸妹上六爻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此引彼文而以血爲益實爲貺唯倒其句改兩字而加二亦耳其意亦不異也二句以外皆史蘇自

行卦意而爲之辭非易文也易之爻辭亦名爲繇故云其繇曰剝刺也剝賜也剝所以求血士剝羊亦無血筐所以

承賜女承筐亦無賜皆所求無獲是不吉之象西方鄰國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也嫁妹者欲其與夫和親而其父變爲睽歸妹之值睽爻既嫁而更乖張猶如無助者也言夫不助妻故乖離也震變爲離離還變爲震震爲雷離爲火震變爲離是雷變爲火以其雷爲火爲此羸敗姬言秦將敗晉也震爲車上六爻在震體則無其應是爲車則脫其輶離爲火上九爻在離體則失其位是爲火則焚其旗車敗旗焚是不利於行師若其行師敗於宗族之丘邑也以其變爲睽卦復就睽卦求之睽卦則上九孤絕失位是乖離而孤獨也孤獨無助遇寇難則張之弧弓也遇寇張弓怖懼警備亦是不吉之象姪其從姑言兄子其當從至姑家與同處也在姑家六年其將逋亡逃歸其本國而棄遺其家室言將棄妻而獨歸也歸家之明年其將死於高梁之虛筮嫁女而得此卦是不吉之象注周易至士女正義曰易之爻辭無二亦字傳文加之言男亦猶女女亦猶男其意同也易言血而此言盍知盍是血也貺

周易正義十一

七十一

鄭

賜釋詁文剗刺也厨宰男子之事故剗羊士之功也筐篚婦人所掌故承筐女之職也上爻與三其位相值一陰一陽乃爲相應上三俱是陰爻是爲無應動而無人應之所求無獲故下刺無血上承無實是不吉之象上爻變則是震爲離離爲中女故稱女承筐震爲長男男稱士故爲士剗羊王弼以兌爲羊羊謂三也上六處卦之窮仰無所承下又無應爲女而上承則虛筐而莫之與爲士而下命則剗羊而無血不應所命也言士發命而莫之應女承筐而莫之與是不吉之象服虔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是用兵剗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剗無血也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此士剗羊女承筐是歸妹上六爻辭直據上六之一爻故杜云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剗無血上承無實與王輔嗣同則不須變爲離卦自有士女之義今杜云離爲中女便是據變之後始有此承筐之象旣爲離卦則上九有應所以與易說卦不同者但易之所論

當卦爲義此既用筮法震變爲離故以離震雜說其理與易不同故服虔亦稱離爲戈兵用變爲說也

注將嫁至

報償

正義曰如杜此言直以遇卦不吉則知言不可償不知其象何所出也服虔以爲三至五爲坎坎爲月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聚水故坎責之澤澤償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此取象甚迂杜言虛而不經謂此

類也

注歸妹至助也

正義曰杜意嫁女而遇睽離之

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

注二卦至相通

正義曰爲震與離通也震既與離通則離亦與震通言此二卦相通者與下張本震爲雷雷是動離爲火震之離是動來適火離之震是火往適動欲明火之動熾之意

注羸秦至

敗姬

正義曰震爲雷離爲火說卦文服虔云離爲日爲火秦羸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羸敗姬

注

輶車至宗邑

正義曰子夏易傳云輶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履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土之高者曰

敗姬

正義曰震爲雷離爲火說卦文服虔云離爲日爲火秦羸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羸敗姬

注

大春秋正義十一

七十一

郭

丘衆之所聚爲邑故丘猶邑也晉語震爲車也說卦離爲火也上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輶三亦陰爻是無應也在離則失位故火焚其旗初三五奇爲陽位二四上耦爲陰位在離則變爲陽而居陰位是失位也師行必乘車而建旗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也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也服虔云五至三有坎爲水象震爲車車得水而脫其轍也震爲龍龍爲諸侯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

注此睽至之象

正義曰睽卦上九云上九睽孤見豕

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昏媾往遇雨則吉彼文甚多此略取之先張之弧謂見寇而張弓故曰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服虔云坎爲寇爲弓故

曰寇張之弧

注震爲至質秦

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

妹爲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是謂我姪者我謂之姑

室室家通言耳夫謂妻爲家棄其家謂棄其妻故爲懷羸

注逋亡至懷羸

正義曰相十八年傳曰女有家男有

也子圉以十七年質于秦二十二年逃歸是六年乃逋也  
注惠公至放此

正義曰圉以二十二年歸二十三年

惠公死二十四年二月殺懷公于高梁是爲惠公死之明年也此筮之意言六年逋明年死則是逃歸之明年而云占最少其象故杜因而明之云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周易則不可得知本意所取不在周易若盡皆附會爻象以求其事則象非其類事非其實全構虛而不經故略言歸趣而已不能盡得其象也陰陽書以爲春則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時

日王相謂此也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

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

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

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

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

背訾憎職競由人

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皆面語背憎疾皆人競

所主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

**疏**

韓簡至何益

正義曰卜之用龜灼以出非是龜以金木水火

士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爲卦是筮以陰陽蓍策之數而告人也凡是動植飛走之物物旣生訖而後有其形象旣爲形象而後滋多滋多而後始有頭數其意言龜以象而示人筮以數而告人惠公之意以先君若從史蘇之占不嫁伯姬於秦已便不及此禍尤先君不從卜筮也韓簡之意以爲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獻公廢適立庶之敗德

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敗德既定致公今及此禍可由筮數始生之乎敗德有其象數龜筮從後而知因嫁女於秦見於蓍兆故云史蘇是占縱使當時不從何能加益此禍明禍敗既定龜筮知之從之不能損不從不能益也注言

龜至益禍

正義曰謂象生而後有數是數因象而生也

若易之卦象則因數而生故先揲蓍而後得卦是象從數生也上云龜象筮數下直言數不言象者上揲論卜筮故龜筮並言當時唯筮伯姬故下直舉數耳詩曰至山人正義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下民之有邪惡妖孽非是下自上天今小人讐讐沓沓相對譚語背則相憎主於競逐爲惡者由人耳因以諷諫惠公言善惡由公耳

##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

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

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爲深

三十六

春秋王義十一

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

注隱惡至爲深正義曰慝訓惡也隱蔽之惡不見於外非法令所得繩也其人尊貴非刑罰所能加也

忽有震破其廟乃是幽冥加罪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故章其事以感動穢行之人使自懲肅也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知此欲以懼愚人也中下之主亦信此妖祥之事謂身爲惡行神必加禍以此不妄動作易稱聖人以神道設教故云神道助教唯此事爲深因此遂汎解春秋諸有妖祥之事皆爲此也冬宋人伐

曹討舊怨也

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楚敗徐于婁林

徐恃救也

恃齊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

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

君而悼喪其親

痛其親爲秦所殺

不憚征繕以立

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君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

一役也

言還惠公侵諸侯威服復可當一擊之功

疏

注言還至之功

正義曰服虔云一役者

謂韓戰之役知不然者呂甥之言勸秦伯而納晉侯假稱君子之意若納晉君可以更嘗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若直論韓戰之役於秦未有深利何肯納也故杜別爲其說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爲殊絕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爲一牢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伯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

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丁丑月二十九日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

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

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

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

子紂之庶兄

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

晉河東置官司焉

賦



注唐叔至庶兄

封之君晉世家文也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云親戚不知爲父也兄也箕子之名杜以爲紂之庶兄服

杜以爲紂之庶兄蓋正文各以其意言耳歷檢諸書不見箕子之名韓詩注蓋子云晉餘箕子名不知其然

否

##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